

松村文芳先生七十华诞退職忆旧

张 旭

20 世纪 1979 年 9 月至 1981 年 3 月，松村文芳先生以日本神户商科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到中国南开大学研究和进修汉语语法。当时我正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由于我们师从同一位老师——邢公畹教授，我们成了真正意义的同学。我们两人同庚，他长我正好一个月，因此他是师兄，我是师弟。

我们认识不久，松村先生即以他翻译汤廷池著作《国语变形语法研究，第一集，移位变形》的日文译本《中国语变形语法研究》赠我，译文分上下两册，长达数万言。我不懂日文，但是借助译文中的汉字，我能大略读懂其中的一些意思。其时，国内能够读到的海外的著作不多，但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名字。对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思想，松村先生比我熟悉。所以，读到松村先生赠我的汤氏著作的译本后，我的第一印象是松村先生英语非常好，而接下来更加让我吃惊的是，松村先生的非常高强的汉语表达水平。

我曾经约请松村先生到我岳父母家做客，陪着去的有我的同门师兄中国少数民族侗族人士石林先生。我岳父母家是个大家庭，人口很多，几代人加在一起能够坐满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当时正是冬天。那个年代，市民的生活条件差，多数家庭没有暖气，靠火炉取暖。火炉烧的是煤球儿。煤球儿很容易摔碎，碎后的煤面儿人们舍不得扔掉。有时骑车路过小马路、小胡同，会看到两边墙壁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煤饼子，这些煤饼子便是很多家庭将煤面儿加水成煤泥后的纯手工制品，待这些煤饼子干燥后，就可以当煤球儿烧了。松村先生没见过煤饼子，更不知道这贴在墙上的黑乎乎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用处，便随手拍摄了好多照片，好奇地听我们给他解释。对我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天津生活是值得回忆的，与松村先生一起观赏和研究煤球儿、煤饼子的情节尤其值得回顾。可惜，后来胶卷儿曝光了，关于煤饼子的照片一张也没留下。火炉在家庭里是多功能的。取暖实际是它的第二位的功能，其主要功能是做饭、烧菜和坐水冲茶。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围坐在一张炕桌旁喝酒、吃饭。席间，大家说的话有普通话，有带一定方言特点的普通话——或称之为地方性普通话（local Mandarin），更多的是天津本地的方言——天津话（Tianjin Speech）。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松村先生与

大家的交流。

记得是1981年3月5日，星期三下午，邢公畹教授安排松村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教学楼118教室给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做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得字结构及日本的中国语言学家的情况》。他的流利的汉语令在场所有的人称赞不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演讲中他提到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的名字时，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了井上清三个字，台下听松村先生报告的人，邻座之间针对名字的汉字意义，顿时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小声的交流。通晓汉语汉文化的松村先生当然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为了活跃会场气氛，他又在黑板上“井上清”三字的旁边写了三个字：井水清，而且后边还打了一个问号“？”意思是问大家：是“井上清”对，还是“井水清”对。这时，台上台下会心地笑了起来。一个外国人，面对中国大学里的听众能够借助汉语和汉字的之间的特别的联系，把学术报告做得如此有声有色，足可说明松村先生的出色的汉语学术功底和治学智慧。

松村先生的汉语应用和研究的能力的确是非常好的。他听力极好，汉语发音标准，反映很快。我没有从他说的汉语中发现过哪怕一次语音错误，包括外国人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声调方面。他说的汉语没有外国腔（foreigner's taste）。他的汉语语法研究则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第三辑收录的松村先生的论文《现代汉语“得”字结构研究》是他在南开大学期间的研究成果。该论文洋洋两万余言，语料丰赡，分析透彻，通过6个简表详细刻画了汉语“得”字结构的几种转换形式，在此基础上将这些转换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公式化描写，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981年3月，松村先生完成学业回国，此后我们不断有信疏往来，相互交流汉语教学与研究心得。

20多年后，时间进入了21世纪，松村先生已经从神户商科大学转到神奈川大学工作。此时我有幸接到约请，于2014年3月到2016年3月，我被聘为外国人特任教授在神奈川大学工作两年，我和松村先生又一次相逢。在日工作期间，我们一起教学、研讨、旅游、休憩，谈天说地，其乐无穷。两个国家的两个同时代的人，能够在一生中有两度较长时间的相遇：一次同学，一次同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年，我和松村先生同时年届七旬。追忆往事，感慨系之。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先是留校，后转入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在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日本神奈川大学的教授退休年龄是70岁，所以松村先生在2017年11月退休。20多年来，松村先生为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做出

了突出贡献。5月，彭国跃教授专意致函给我，说准备为松村文芳先生退职出版纪念文集，为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提交了论文《汉语副词研究平议》。这篇论文，原是2001年写的一篇旧作。我觉得，论文中的思还是站得住的。提交前，结合我近些年的思考和研究又做了一些修改，寄奉编辑委员会审查发表，希望求得日本同仁的批评和指正。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我和松村先生、加藤先生同赴京都参加日本中国语研讨会时的情景。记得会议结束后，我触景生情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聚首京都岂偶然？唏嘘把腕忆华年。爱随湖柳播心语，留在东窗伴笑眠。

是年，我和松村先生都58岁。我们一起参观京都保存完好的古寺，同坐亭台，追忆往事，感时光之流逝，叹人世之变迁。如今，距离写这首小诗的时间过去了12个年头。值此松村先生七十大寿光荣退职的时刻，我衷心祝福他身体健康，乐享晚年，并作小词《长相思·园丁颂》一首，与松村先生共勉：

桃花开，李花开。桃李成蹊手自栽，芳菲竞占魁。重贤才，育贤才。蜡泪流干未肯灰，弦歌绕九垓。



天津市南开区西关街20号（门口小棚子墙上的煤饼子），摄于1980年。